

# 深仁我有終身感

林 尹

——朱騷先先生八十冥誕日作

憶昔中原·從公黽勉·

今年五月二十七日（陰曆四月十五日），朱公騷先（家驊）八秩冥誕，台北各界曾舉行饒有意義的紀念盛會，悵望天穹，羣士涕零。回憶九年前，同一天裡，欣逢騷公七十大慶，我還懷着興奮熱烈的心情，寫了如下的一首七律，有以奉祝：

憶昔中原值寇氛，從公黽勉挽沉淪。  
深仁我有終身感，名世真爲第一人。  
廿載儒林推祭酒，萬方同志仰清塵。  
今朝謹奉兜觥頌，爲祝長年並大椿。

詩中第三句：「深仁我有終身感」，其實是一則難忘的往事，感人彌深的當代軼聞，值得大書特書的。

騷公於我，可謂累世交情，重蒙獎掖，早在民國十一年初，騷公榮獲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，繼續留校研究兩年後，返抵國門，再度應聘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，兼德文系主任。復與先君次公先生、暨先叔父公鐸先生又復同

任北大教席。騷公和先叔父交情尤篤，時有往還，所以，我第一次見到騷公，便是在北京西城按院胡同先叔父的寓邸，時在民國十四年，我十六歲。

那一天在座的還有戴夏先生和沈尹默先生，都是一代彥者，文化學術界的重鎮，我則方自浙江瑞安故鄉來到北京，投考大學，騷公見我應對裕如，頗爲賞識。後來入中國大學邊黃季剛（侃）先生之命，當堂賦詩，以「百年身世千年慮，幾度寒窗夜不眠」兩句，猥蒙黃師青睞，許爲傳世之人，特地把我帶到他府上，嚴加督課，事爲騷公所知，因此對我更爲器重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，蘆溝橋變起，我正担任北平師範大學教授。當時血氣之士，皆以國難爲重，我亦奉第六部陳部長立夫之命，出任華北特派員，負責民衆訓練組織工作。得先師錢玄同先生之助，因而頗有成就。二十七年七月返抵漢口，騷公適爲中央黨部祕書長，以漢口爲華中重鎮，而戰事逼迫，情況危殆，民衆組訓既須妥爲佈置，黨務策進，尤須善能應付。以我在華北工作，既

有建樹，在武漢關係，亦復衆多，因簽呈總裁，派我爲漢口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，並囑徐恩曾先生促我計劃接任，當徐先生趨赴我的寓所，我還不知道中樞曾有是項決定。

我接收漢口市黨部未久，而戰事急轉直下，中央機構準備全部撤退，我以武漢爲辛亥革命發祥之地，重以騷公真誠之託，所以決心蟄居漢市，作祕密之運用。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，總裁及騷公等離漢口，二十五日上午，日軍由劉公廟推進到漢口市。我於是託身虎穴之中，日與敵僞相搏鬥，時歷三年，凡六蒙總裁嘉獎，騷公既以爲慰，亦以爲念，每每來電相勉，都是情溢於言，使我感念不置。

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，我在漢口市特區（舊德租界）被敵僞所劫持，汪精衛命解赴南京，令其特務頭目丁默村、李士羣等，必欲我參與偽組織。我則唯有以死自誓，因被其綁赴刑場，以執行槍決爲威脅者凡歷三次。我則始終不屈，奸僞亦受感動，遂改禁閉於上海愚園路八百六十四號，而監視亦較疏。時騷公爲中央組織部長

，得各方報告，大為震撼，因致電于我，而令調查統計局上海區長陳彬，設法致送。陳彬冒險犯



朱家驊先生歡渡七十華誕時與夫人暨諸姪姪孫攝於壽堂。

難，終得覲我於禁閉之所，幸監視疏忽，得能暢所欲言。陳彬因口誦駱公來電而由我暗中筆錄：

景伊兄鑒：得各方報告，吾兄堅決之志，忠烈之忱，令人震撼。生才不易，幸把握時機，以求大用，非萬不得已，勿作無謂之犧牲。朱家驊。

當時我誦讀斯電，五情震悼，念我生死之際，間不容髮，而駱公深仁大德，萬里牽縈，故即擬就復電，交陳彬攜回拍發，其文曰：

中央組織朱部長駱公轉呈 總裁鈞鑒：尹本自書生，才非世出，遭國顛沛，荷蒙厚遇，貴重山岳，危履虎尾，竭誠效愚，屢蹈凶機。何意竊鈍致遠，終致隕越，積慘既深，痛心實甚，感天地之正氣，念先叔父之遺言，臨危授命，古著明訓，殺身成仁，必有後起。故自被執，生死以之，鉗口結舌，忍受刑毒，

慷慨激昂，惟求速死。由漢解寧，由寧轉滬，多歷崎嶇，備嘗艱苦。獄中遇陳彬同志，口誦吾公來電，對尹眷眷顧念之情，為之五內震悼，悲感不已。忠不顧死，義不負心，自當把握時機，以報大德。惟故鄉方遭兵燹之災，老父少子，消息靡通，此則有待於吾公之善其後耳，臨風嗚咽，不盡孤臣之淚，泣涕陳辭，諸維鑒察。林尹叩。

此電去後，不到十天，陳彬君復冒險至我禁閉之所，送來駱公復電一通，文曰：

景伊兄鑒：××電悉並已轉陳 總裁。吾兄忠義之概，溢於言表，留天地正氣，為古今完人，格之先賢，殊無愧色，令尊公子，自當就力之所及，妥為照料，獄中善自珍攝，勵以待時。朱家驊。陳彬並且告訴我：駱公已致電在滬之蔣伯誠先生，有：「漢市林主委尹被敵偽劫持，禁閉在滬，應不惜鉅資，予以營救」云云。我捧閱駱公來電，並聞陳彬之言，益增傷感，口中喃喃唸着：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鮑子！」

### 獨守危窗·午夜迴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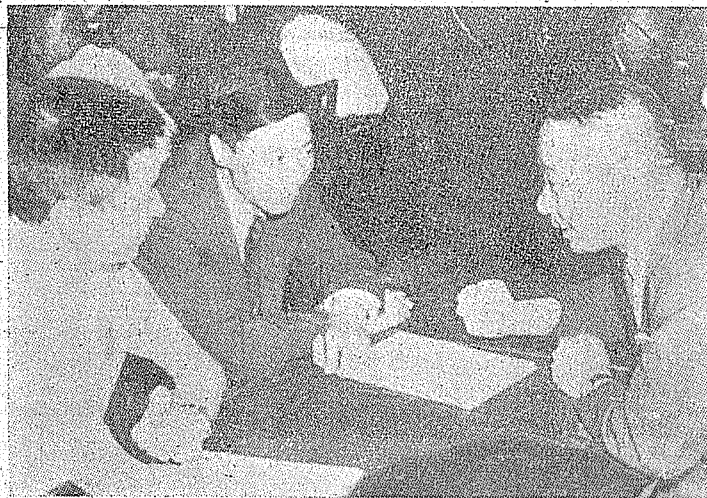
在上海愚園路八六四號獄中，我深知處境險惡，自份必死，但亦淡然處之，猶有詩興，將此身生死付諸微吟，茲錄獄中二首如次。第一首，也可以說是當年我的懷念駱公之作。

### 被敵偽劫持獄中作之一

獨守危窗感不禁，高山流水念知音，三年銘骨終何補，午夜迴腸恨已深。尙有頭顱盈熱血，敢將生死付微吟；西南數月風塵絕，萬里孤臣淚滿襟。

被敵偽劫持獄中作之二

此心同日月，此志擬冰雪；日月長光輝，冰雪終皎潔。昔思李郭功，今灑文山血；忠義分所安，慷慨成壯烈。翹首望天衢，悠悠恨



無極。家國遭塞屯，中原遍荆棘，生死寧足論？憂時心惻惻。但惟後來者，無忘滅虜賊。

然而民國三十年十月，我終以各方營救之力，得脫險赴香港，駱公聞悉，歡慰若狂，因電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陳策先生，妥加照料。十二月五日，我從香港飛返重慶，復見駱公。駱公慨然謂我：「當初聽聞說你被捕，爲之澈夜不眠，繼聞汝決死之志，更爲之數夜徬徨。因爲令尊令叔都是我的好友，你若慷慨成仁，我將無以對故人。」

可是，假使你屈辱偷生，則我又無以對黨國。今你既不辱命，又得生還，我心實慰，我喜欲狂。「駱公待人之誠，有如此者。我身受其惠，畢世難忘，這便是我壽駱公之詩所以有「深仁我有終身感」之句的由來。

抗戰勝利，我奉中央組織部命督導浙滬黨務，駐節上海。駱公時爲教育部長，以京滬交通便捷，月必數見。三十八年，政府遷台，與駱公居處密邇，請益的機會更多。駱公頗喜我的專志於學，每有餘暇，輒常招邀談論，述其平生之願。就在駱公易簀之前一天，還曾和我傾談到深夜。易簀之前二小時，駱公憶及我尚在假期，命家人以電話相招，剛好那天我去參與中國文化研究所所務會議，遠在陽明山莊，會議完畢，返抵台北，駱公已無疾而終，人天永訣了。



(上) 國立師範大學、政治大學研究教授，本文作者林尹博士之教學生活 (下) 林尹博士任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時攝，時在民國二十七年七月，武漢保衛戰時期。

駱公平生言行，昭然于人耳目者，國史黨乘，將有記載。值茲駱公八十冥誕前夕，我以悼駱公而憶往事，故謹略述一二；至於駱公晚歲之願，曾經言之於我的，希望異日能够撰冗另述專篇，以記其詳了。

訂閱中外雜誌

請撥電話 772480